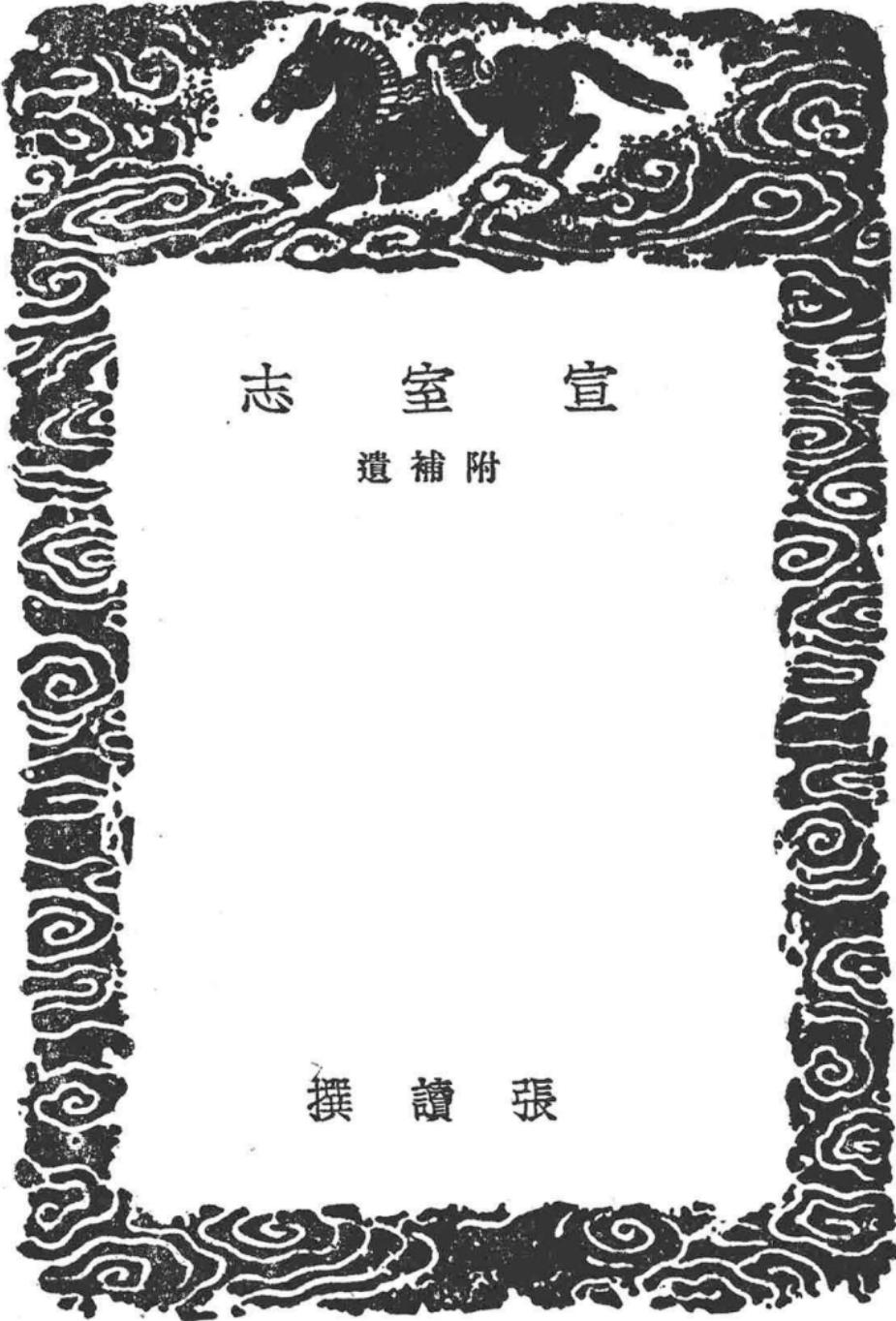


宣
室
志

附補遺





宣
室
志
遺補附

張
讀
撰

叢書集 成 初 編

(本印補)

宣 室 志
附 括 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張

讀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宣室志卷之一

唐 聖朋張 讀撰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圮。揆驚入視之。見一蝦墓。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曰。夫蝦墓者。月中之物。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燠。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謡。僅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

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蟻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旣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蟻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簞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忍乃是一有一白蜘蛛蟻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途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顥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旣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旣坐顧謂顥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

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峩焉其冠。瞻焉其
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顥謝曰。顥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
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顥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繪爲顥壽。
顥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繪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
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繪。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顥曰。彼
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繪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
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顥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顥大驚。胡人
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顥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
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顥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
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
君易之。其可乎。顥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
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顥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
於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
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顥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顥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

之奇寶俱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亟盛其蟲又金篋局之命顥致于寢室謂顥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顥共持金亟而去顥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顥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顥旣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顥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亟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顥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顥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顥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顥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旣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爲珠可卽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

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驚異且甚。卽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羅鄭注之禍。

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旣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躡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尚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旣出師。無何。麾搶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搶折者。軍必敗衄。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

敬玄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因入朝旣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旣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旣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圬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鋼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旣啓有七鵠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憊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

綏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董汁寘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旣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割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旣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董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董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大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門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棒子音奉卽荷竹卽摘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棒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棒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棒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

一棒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旣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峯迥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旣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尋。棒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組系一竹橐。自山頂縋下。棒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棒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旣忘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棒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棒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棒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蟲。見一人粗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

目乎。棒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迺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棒子卽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慄然背汗。毛髮盡勁。旣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棒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棒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棒子曰：吾向者謁覲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棒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旣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倦而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

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卽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環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顧。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僕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卽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

宣室志卷之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闔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局鑄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闔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卽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息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聾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謳聞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

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寘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聾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卽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步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惶怖馳去

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辱死爲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筭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卽訊之遂述旣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卽起曰爾旣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簷宇摧頽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旣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不忘夙約今日勤勞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

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貲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畚負畚，詣廟，盡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孑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